



竹席凉生夏夜里

□陈晓云

年岁渐长，我愈发怀念儿时的夏夜，怀念爷爷亲手编织的老竹席，那一份温润绵长的凉意，是任何新式物件都替代不了的夏日温柔。

我家衣柜最深处，一直叠放着一床老旧竹席，已存放多年，我始终舍不得丢弃。这是爷爷生前亲手劈竹、编织而成的旧物，朴素普通，却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夏夜记忆，藏着最无声的亲情暖意。

小时候乡下没有空调，整个盛夏的纳凉，全靠自然清风与老竹席。每到初夏，爷爷就会挑选结实的老竹子，细心劈成匀薄的竹篾，坐在院子树荫里慢慢打理。他耐心削去篾片的毛刺，反复打磨边角，让每一根竹篾都光滑不硌人。新劈的竹篾带着天然的青绿色，萦绕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干净又治愈。

那时我年纪尚小，总搬着石墩坐在一旁静静观看。看着爷爷灵巧的双手，将竹篾横竖交错、层层穿插，枯燥的竹篾在他手中慢慢织成纹路细密、平整厚实的竹席。午后的时光，伴着竹香与晚风，慢悠悠流淌，成了夏日最安静的画面。

刚编好的新竹席带着竹的韧劲，

触感偏硬。但老竹席最是耐看耐用，经年累月贴身使用，被体温日夜打磨滋养，席面愈发光滑温润。几十年下来，席子边缘磨得发亮，肌理温润细腻，像经年沉淀的玉石，自带温柔质感，越睡越舒服。

乡下夏日闷热潮湿，孩童火气重，极易捂出痱子，常常燥热难眠。爷爷总有朴素的纳凉法子。正午日头最烈时，他将竹席铺在院中暴晒，驱散潮气；傍晚暑气消退，再打清水细细擦拭席面。晒透擦凉的竹席铺在土炕上，清润的凉意扑面而来。

我光着脊背躺上去，丝丝凉意缓缓浸透肌肤，满身燥热瞬间消散，发痒的痱子也安稳平复。晚风穿院而过，爷爷坐在炕沿，慢悠悠摇着蒲扇，随口讲着老故事。软风、凉席、低语交织在一起，我伴着淡淡的竹香沉沉睡去，夜夜安稳香甜。

后来爷爷离去，这床陪伴我们多年的老竹席，被我仔细叠好收纳在衣柜里。这些年家里换过不少新式凉席，冰丝精致、布艺柔软，看似舒适，却始终差了味道。冰席过于寒凉刺骨，布艺凉席闷热不透气，再也找不回老竹席透气吸汗、温润贴肤的天然清凉。

老家，那长长的山岭哟

□顾建德

天刚蒙蒙亮，我就冒着细雨往老家长山岭村赶。车停在双河镇街口，我执意再走走那条走了10多年的石板老路。

这是今年的清明时节。脚刚踩上磨得光滑的石面，长山岭的风便裹着雨丝扑过来，从前的日子一下子涌上心头。

山路蜿蜒，当年被脚板磨亮的石板，已大半埋进了齐膝的茅草里，好些地段被山洪冲塌，只得沿旁侧的水泥路慢慢往上挪。抬眼望，一重接一重石梁子叠向天边，还是我少年时看熟了的样子。曾经，天不亮我就背着背篋上山，割满一背青草，啃两个冰硬的红苕，然后往山洼里的小学赶。正午回家喝碗寡淡菜汤，转头又牵上队里的牯牛上山。满山柴草砍得精光，露出白花花的石头，风刮过石缝，都是清寒的味道。

1976年我初中毕业，拜堂叔为师，在这山坳石坡间修堰坝、砌水沟，打了3年石头。直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进山坳，我心里固执地冒出一个念头：翻过山岭，到外面看看。

1979年秋，我背着书包从这条路走出去，进了县师范学校。往后40多

年，任职的地方换了好几处，终究没离开过乡镇学校。辗转经年，见惯了各式各样的山，可没有哪一座，能像长山岭一样亲切。夜里常梦见这山，不是荒坡割草，就是石场挥锤，醒了心口总沉甸甸的。

正走着，山口传来大哥的喊声。他和大嫂站在路口等我。跟着他们往林子里走，脚步不知不觉就沉了。2023年清明，也是这样细雨裹着凉风的日子，还是这样的小路，父亲走在我前头。92岁的他，手里攥着根磨得发亮的竹杖，一路指着坡上的坟茔，念叨着先人的名讳和旧事。那一次，是他领着我 and 大哥，给祖辈、给走了3年的母亲上坟。谁能想到，当年冬天，父亲就撒手走了。如今，换成了我们兄弟俩，站在他和母亲合葬的坟前了。

我们在坟前恭恭敬敬磕了3个头。四周松树静静立着，风雨穿过松针，沙沙地响。风里，我似乎又听见了父亲的声音——当年学石匠握不稳鐮子，父亲攥着我的手说，鐮子要正，腰杆要直，就像岭上的石头，立得住才顶得起分量。又好像看见母亲站在院坝边的核桃树下，我每次离家，她都要塞满一兜鸡蛋、核桃和青菜。我翻过山

梁，回头望，她还站在原地不肯挪步。祭罢父母和先辈，我们沿山路往上，先到老屋院坝站了站。我们童年时的土坯矮房早拆了，眼前这栋一楼一底的小院，是20多年前小弟在外头挣了点钱，为父母养老修的。水泥院坝落了一层桐子叶，风从檐下绕过来，带着草木清苦的气儿。那条陪了父母10多年的老黄狗，还守着院子。见了我，只夹着尾巴晃了晃头，没出声，隔壁堂弟每日会端些剩菜剩饭喂它。

看罢老屋，大哥大嫂引着我往他们家走。大哥的房子修得宽敞，儿女都在外地打拼，常年就他们两口子住着。71岁的人了，还种着父母和小弟家留下的几亩地，手脚从没歇过。中午一桌家常小菜，3人围坐着边吃边聊，说村里的旧人旧事，说这几十年山里的变迁。说来说去，山还是那山，人却走得七零八落了，话里都带着几分落寞。全村3000多口人，真正常年守在山里的青壮年，满打满算还不到300人，田地多半荒草丛生。就连村里长辈过世，抬棺的也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我在乡镇学校待了41年，留守的老人娃儿见得太多，可听着哥嫂亲口说这些，我却一句话也搭不上。

那一夜，我睡得格外安稳。恍惚之间，仿佛重回儿时小院，炕边依旧有爷爷摇扇的身影。晚风习习，竹香悠悠，熟悉的温暖与清凉，悉数涌上心头。

世间千万种清凉，皆抵不过旧物寄情的温暖。机器制造的凉意冰冷生硬，唯有藏在旧时光里的亲情，岁岁温暖人心。

时光匆匆，人事变迁，爷爷虽已远去，但这床老竹席依旧岁岁相伴。每至盛夏，一席竹席生晚风，淡淡清凉伴流年。原来最温柔的夏天，从来不是极致的冰冷，而是藏在旧物里的岁岁守候，温柔了我的每一个夏夜，安稳了我的岁岁流年。

构树的遐想

□谢光明

抬头，我看见万绿丛中几点红。

构树阔大浓密的叶片里，悬着几个红艳艳的果实，盘扣一样，只有从树底下经过才能看见。构树的叶片和树皮毛糙，果实却长得认真，长得好看，浑圆的果实鲜艳欲滴，果肉柔软，表面布满纹路，纹路里流淌着甜酱，看了让人喜欢。

构树生长在两堵墙中间的石缝里，根包裹几块石头，像搂着几个宝贝。仔细看，它仿佛刚刚着了火，绿色的毯子里闪烁点点火星子。好在这悠悠的火星是凉的，不烫手。

我移步走近时，几粒果实躲进了叶子里，像几双调皮的眼睛，躲在叶子暗处窥视我。一阵风起，满树枝叶轻轻颤动，红果实跟着一下一下轻轻颤动，像翠玉上的红结子慢慢摇摆。

这分明是构树的心跳，脉搏强而有力，又异常安静。

忽然，一只棕色的小鸟，不知从哪里得到果酱成熟的消息，“噗”地落在树上。枝丫摆动一下，几片叶子也跟着上下翻飞。小鸟左顾右盼，警惕地打量四周，然后盯着我。四目对视，可能是感觉到我并没有恶意，它又弹跳一下，落在另一根枝丫上。那根枝丫挂着两粒饱满的果实。

小鸟小心翼翼地靠近果实，伸长脖子用喙钳住，用力拉了几次，才把果实拉下来。橙红的汁液顺着它的喙往下淌，脖子上棕色的羽毛沾上一小片汁液。小鸟的脑袋几乎仰成垂直，脖子伸缩几次才把果实咽下去。

它站立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回味果实的味道，过了好几分钟才低下脖子。它沿着树丫走两步，开始啄另一粒果实。它轻轻碰了一下，那粒果实就掉了下来。

果实落下来，掉在地上，正好被一个路过的男子踩在鞋底。等男子走过，地上只留下一摊果汁，一片狼藉，就像晚晚上打翻的桌子。许多落下的果实，夹杂着雨打落的叶子，被大大小小行人的脚印踩得斑斓灿烂。红的果酱沾在青石板上，沾在尘土里，让人觉得可惜。

我蹲下身子，正感叹漂亮的果实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无奈，忽然看见地上几只蚂蚁，举着芝麻大小的白色种子，匆匆忙忙往别处搬运。种子是从构树果酱里分离出来的，十分微小。我又看见那些沾着果酱的脚印里，也有繁星一样白色的种子。

我知道，那些被带走的小小硬核，每一粒都蜷着一个春天。薄薄的壳，裹着嫩绿的胚芽，睡得正沉。它们不清楚自己会被小鸟、蚂蚁和人的脚步带往何处，也许是墙根的裂缝，河滩的石头间，某一条小路边，前途未卜。可是只要有一点点泥土，有雨水和阳光，它就会落地生根，过不了几年，就跟它的母树一样，点燃满树凉凉的火星。

不留恋自己的果实，舍得将丰厚的给予出去，这是草木的智慧。落下，是往更高处的升起。构树永远不会成为濒危树种，它把种子托付给脚印，托付给蚂蚁，托付给鸟，托付给风。果实向下坠落的一瞬间，其实春天就散开了。

生活服务广告 028-86969860

收费标准:7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兹有四川梦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326106545)、发票章(编号:5101326106548)、财务章(编号:5101326106546)、罗明贤私章(编号:5101326106547)遗失作废
■兹有成都鑫亿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陈根全私章(编号:5101326126013)遗失作废!
■四川高原明珠制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在中国银行彭州金彭东路支行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142432601,账号:11991759024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壹叁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55472744)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涌禾新农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84014374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彭州市天彭镇固信机械厂公章5101820035284遗失作废。
■新津拓川商贸部(个体工商户),公章(编码:5101326117800)遗失作废。
■四川绿竹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法人章刘双(编号:5101095553120)遗失作废。

■成都老是下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责任公司公章(编码:5101076579987)遗失,声明作废。

查找尸源

2026年7月28日,宜宾市江安县阳春镇双江村长江边发现一具男尸,年龄50岁左右,身高约170CM,黑色短发长约1CM,全身赤裸,左手食指戴一枚银色戒指,赤足,死亡时间4天左右。知情者速与警方联系。电话0831-2839110。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分局江安派出所 2026年7月28日

儿时读书的村小早已撤并，旁边茶馆还透出热闹。小时候放学路过，我常扒着门框往里瞅，茶香混着烟味飘出来，老人们摆的龙门阵我半懂不懂，只觉得满屋子都是暖乎乎的人气。

当天傍晚我就回了城。夜里，又梦见了长山岭。层叠的石山晃来晃去，父亲的叮嘱、母亲的身影、石场上的锤声混在一块儿，醒了好半天还沉在里头。

我的老家，那长长的山岭哟……